

人间物语

散文二题

| 周国忠 文 |

荷花缸

一只大水缸,已随我两次搬迁。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由祖屋搬至新屋;一次是2011年老家拆迁,搬至现居地。我曾问过已91岁高龄的老母亲,这只水缸究竟啥时进的家门,她肯定地说:在你爷爷那时就有了。如果母亲没记错,这只水缸,至少已陪伴我家五代,也是家里最老旧的物件了。

这只水缸,高60厘米,口径68厘米,鼓腹处腰围208厘米,外壁遍布暗绿色的网格纹图案;颈肩与缸沿衔接处,釉面已脱落;成色粗糙却光滑的缸沿,与内壁同呈酱色,显得古朴而沧桑。记得,儿时它就已在碗橱下方,而且,在它底部稍微挖低了地皮,使其实实在土中;即便后来搬至新屋,也是如此。它仿佛连接地心深处,也连接江河湖海,曾以从不干涸的大度,随着桶、勺起波浪,温暖了或苦或甜的厨房,给一个家族,盛装过或浅或深的生存容量;使不绝的炊烟,有了不同的生活深度;也使记忆,有了对农耕时代怀念的温馨和感恩,以及对遥远年代窑场火焰想象的美丽。

如今,这只曾经照过愁容、照过笑脸,照衰容颜也照老岁月的水缸,安置在园内东侧,悠然接受阳光雨露的亲昵,实现了事业的华丽转身。搬来不久,妻子怕它空虚,便植入了荷花,并放入十几条小鲫鱼。不料,鱼儿都成了猫儿的美餐,几次放入,均蹈覆辙。帮不上忙的水缸,只得将全部精力涵养荷花,以吐绿绽红的方式,书写重生后的画卷,继续着对主人的一贯真诚和笃实。不到一年工夫,已是荷叶满缸碧映墙,淡香满园沁心脾。令人不禁想起杨万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诗句来。一根根长着小刺的荷梗,撑起碧绿如盘的荷叶,有的浮在缸面,有的越出水面,漫过缸沿,参差错落,随风摇曳,试图与附近的花草握手。翻卷的荷叶背面,连着荷梗的主经脉,饱满有力,分出许多枝杈形的细脉,将养分输送到荷叶的每个角落。露水或雨水滴在肥腴的荷叶上,汇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,似滚非滚,不肯离去,盛满灵动和联想,仿佛在等待太阳穿云而出后的折射。而悄然开放的荷花,白里带淡红,浓淡适宜而典雅。花蕊处,点点嫩黄的小骨朵儿,美得令人不忍触碰,只想着,留得蜻蜓、蜂蝶去亲热或品赏。而且,往往是一朵荷花方开罢,另一株荷花又含苞欲放。这番景象,给小小庭院,增添了缤纷的期待和遐想。这是仁慈天光的照拂,也是深接地气的水缸之恩泽。

水缸,变成了荷缸。不变的,是它源于泥土的素心和深情。它有属地的柔软本性,却有属天的容量和襟怀。它终日与荷为伴,不接受污泥浊水,以清澈养育清新,以默然养育灵秀,以窑工和火焰赋予的生命,涵养人以及人之外的生命,撰写着自己丰富多样的史记。但愿,它能在接受我代表家族所致敬意的同时,继续与光同行,走向更久远的未来,谱写更美的篇章。

秤

那年去东亭集市买两只石猪槽的同时,还买了一杆老秤。

这杆红木质地的秤,呈古铜色,杆身光滑细腻,老旧中似有包浆成色,敦实而沉稳,而且杆身无丝毫变形。它是一杆称重220市斤的大号秤,除了没有秤砣,其它一应俱全。它全长156厘米,秤杆头部身围13厘米,秤梢身围9厘米。秤杆头部,包裹8厘米长的铜皮,秤梢包裹6厘米长的铜皮,杆首下行10至16厘米的铁制提纽处,亦有对称的6厘米弧形贴面包铜。因有了年头,铜皮尽皆绿锈斑驳。杆首往下5.5厘米处的一侧,开有槽沟,设置了弯月似的铁质秤钩,也是锈迹斑斑。U型提纽的凹面中端,钻有一孔,穿有粗铁丝绞成的圆圈,是供竹木扁担或杠棒穿圈而过抬提纽的。从秤杆提纽处一路下行至秤梢,分布着一道道刻度线(每道计量10市斤),并间隔刻有“叁拾,伍拾,壹佰,佰伍,贰佰”的繁体字样,“贰佰”之后的尾部,还有两道刻度线,标示着这杆秤的最大称重量。而整个杆身,纵向刻有均匀的细圆点(每点计量1市斤),被称作秤星,仿佛一串串规范的省略号。

面对这杆不知确切年代的老秤,思绪似有展开。杆秤是以杠杆原理制成的,称重时,根据被称物体的重量,使吊着秤砣的秤绳,在秤杆上移动,以保持杆身的平衡,平衡时秤绳所对应秤杆上的星点、刻度线,即可读出被称物体的重量示值。这种计重工具,已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,可见我们的祖先,是多么聪慧和伟大,值得后人感恩和敬仰。记得早先,农户几乎都有小杆秤,少数农家也有中杆秤,而大号杆秤,只有生产队、大队、收购站等集体单位才有。人们用它称稻谷、称麦子、称糠麸、称柴桔、称干草,也用它称瓜果蔬菜猪羊……杆秤,是对丰年、歉年的衡量,以它的刻度和星点,称起季节的重量,称起农业的重量,称起汗水的重量,也称起人们生活的质量。也有称人的,老少皆有,手吊秤钩,蜷缩身子,双脚悬空,称出了衰退或成长,前者苦笑,后者雀跃。

当时,农村还鲜见磅秤,也无司磅员,把秤者大多是稍有资望的年长者,无论称进还是称出,人们都寄望于把秤者能够“一碗水端平”——不作假,也不克扣斤两。即便如此,实际操作过程中,有时也会因秤杆上翘或下沉而生齟齬,甚至双方争得面红耳赤。人心就是这样,有时可容得下天地,有时却容不下半个星点的差异,斤斤计较,寸步不让。其实,秤的刻度是法度,秤的星点是公道,提示着把秤者恪守公正。至今未忘,队里一位内心端正的长者,每次把秤时,不论亲疏,始终不偏不倚,公平作业,遇到刁钻之人缠着想占些便宜,他蹙着眉头,却从不迁就,就像吃了秤砣铁了心、锁只认钥匙、蚕只吃桑叶那样,只认死理不退让,把那未得逞者气得七窍冒烟,常在背后骂他老不死。然而,却应了那句老话“人人心里有杆秤”,大家对他又爱又敬。其实,秤,称的是人的良心。良心,才是人和秤最可靠的砝码。

抚摸面前的老秤,看着铜绿和铁锈,不由感叹起时间的强大力量,坚硬的金属附件,层层衰落和消瘦,而木质的秤杆,却完好无损,且似历久弥坚、弥韧、弥润。于是明白,刚与柔的相对性,硬与软的辩证性,就像雨滴石穿一样。还想到,秤的美好寓意:称心如意。可人生在世一辈子,有谁能事事称心如意呢。

灯下书

平静与圆融

| 张朝霞 文 |

整整一个多月,把王维的104首五律,一个字一个字地啃读并背诵了一遍。真的是咬文嚼字地啃读,小到弄懂每一个字的意义和用法,中到从写作的角度分析每一句的词法、句法,大到领悟整首诗的章法、内涵和意境。真乃“一棒一条痕,一捆一掌血”,从来未发现读诗竟如此地费时伤神,怪不得施蛰存先生说他写《唐诗百话》花了整整八年时间。

读完不禁感叹,王维的诗是如此平静、如此闲淡、如此朴素,如此通透,还真的只有中年人才能读得进去和读得懂。少年尽管能摇头晃脑地背诵,但断然是不能理解的;青年也许会有一些仰慕,但仅此而已;唯有中年人,历经世事沧桑后,方知“此夜任孤棹”“心与广川闲”是多么可贵和难得,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向往。

细数他的五律,无论是送别诗、酬和诗还是田园诗,似乎总能感觉到诗后有作者一双平静的眼睛在凝视,景也平静,人也平静,情也平静,平静的叙述,理性的克制,然后不动声色地把自己融进去。

他喜欢归家,在他的诗里,反复出现“独向白云归”“寂寞掩柴扉”“荆扉乘昼关”“归来且闭关”这样的句子。也许在家,才能“时倚檐前树,远看原上村”,看临水的“青荻”,看翻飞的“白鸟”,做那个平静、自由的我。我联想到了自己,年轻时,一有时间我就想往外跑,呼朋唤友,游山玩水。而现在一有时间,反而更喜欢“归来且闭关”,待在自己的小屋,喝茶、看书、赏花,整些小爱好。平静地享受这难得的平静和孤独,就像傅雷所说:“赤子孤独了,会创造一个世界。”在归家闭关的时间和空间里,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英缤纷的心灵世界。回归,这也许是一些中年人的领悟和选择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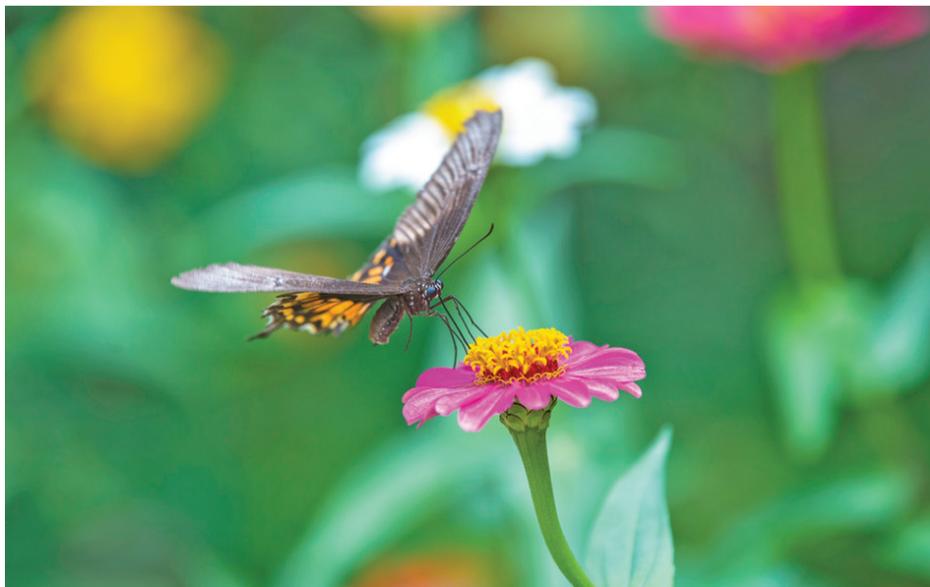
他不喜欢做官,却依然平静地做着官。他说“徇禄仍怀橘,看山免采薇”。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“怀橘”的典故。六岁的陆绩,去见袁术,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他,陆绩告辞拜别的时候,怀里藏的三个橘子掉在了地上,袁术就问他为什么。陆绩回答说想拿回去给母亲吃,后来就用“怀橘”表示孝敬父母。王维很清醒地认识到,自己做官是为了奉养母亲,是为了生活,所以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。也许年轻人的不喜欢,会旗帜鲜明地表达和实施;而中年人的不喜欢,就不一定要激烈地旗帜鲜明地反对,他更需要面对现实,他需要有责任感地活着,所以他会承担应有责任的基础上,再去追求自由,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成熟。

他还喜欢劝人做个好官,教化百姓,做出一番政绩。

他喜欢随性,“兴来每独往”,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;“偶然值林叟,谈笑无归期”,就这样任性,自由自在,毫无累牵。

他喜欢坐禅,也许粗砺的生活让人产生了很多沧桑感、矛盾感、无力感,就试图去平衡,去给人生减压,去思索人生的意义,那就去参禅吧,“软草承跣坐,长松响梵声”,去参透人生的意义,去让人生变得简单,去寻找平静的力量。参悟到了一些什么,那是多么的幸福啊,“欲知禅坐久,行路长春芳”。

从王维的诗里,我读到了中年人的平和、不纠结,读到了岁月给予中年人的平和和圆融的观照。放下执着,不要太纠结,平静也是一种力量。



恋歌

摄影
徐群